省齋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省齋集卷九

宋　廖行之　撰

策問

問正統策

問自三才奠列君與天地俱尊以為天下萬類之宗主正統所在天下歸之自庖犧氏始有號見焉豈天下以是名其尊歟抑其自名也自皇之號既立於後曰帝曰王皆名也則奚其異而曰以道以德以業言者果當時稱

號之意歟其亦後世逆料而為之說歟然而君天下者非徒名也亦必有道矣堯舜氏始不私其有擇賢以傳天下學者皆言揖遜之事昉於此豈古者誠未之有及堯舜而創見歟何其盛德至高而不可及也然二典第記堯舜相與授受之大畧而亦不言揖遜自堯舜始何耶後之學者亦何所見而謂始於堯舜耶禹能當舜與賢之舉所守一道然而與子之事為萬世不易之法三王祖之歷世綿長此天下之大經也孟子論之乃悉舉

而一歸之天聖人之心固與天一堯舜禹授受之道悉可以同異觀歟抑天之道每與聖人相因而不可以常情論也洪惟國家高宗壽皇堯父舜子雍容授受道邁隆古蓋自揖遜以来實有光焉聖上丕承慈訓嗣無疆之歷正統巍然與天地並其視堯舜禹之傳三朝之盛兼有其美帝王之極際莫大於此諸君盍相與論庖犧氏以来皇帝王所君天下相傳之道與堯舜禹之心參以孟軻氏之說以推明我國家三聖授受之隆揚摧鋪

張以盡歸美之實正學者考古知今事也毋畧

問君相策

問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其一體相待而成漢儒為是論果古人之意歟舜有天下得五臣以為之輔政立化成又為元首股肱之歌以申其相與圖治之意胥訓胥戒率是道也可以傳之無窮殆非止漢儒之論也君臣明良軌範萬世卓乎不可及也舜以授禹仍其輔相無所更為其真有得於授受之一道歟後世推尊大禹謂

為三王之祖不歸諸他而必本於得皐陶焉元首股肱之相須以立不可誣已蓋自舜選於衆舉皐陶以自輔而又以輔禹基四百載之王業聖賢相遇同心而治明效大驗若此而傳言十六相之舉乃謂堯不能而舜舉之追觀舜世四岳之任無異於堯而謂堯不能其果可與論堯舜之心耶由舜禹皐陶而遡之殆不可以殊觀也漢世有謂難獨任之人可以助聽者爾至文帝益明習國家事則專為丞相者乃多智有餘之陳平何也條

俟守法之相顧謂其鞅鞅不可臣少主古人相須之理果如是歟唐以太宗之明李勣之忠猶出之外以待異時復之謂人主用大臣必如是然後有恩堯舜禹之意遼乎不可復歟洪惟至尊壽皇倦勤與子授受光於三聖而所以為貽謀燕翼之遠者尤見於選賢之際登崇左右並建四輔朝廷既治爰授聖子傳之無窮蓋視隆古堯舜禹之心若合符節猗歟盛哉敢問堯舜之得四岳舜禹之得皐陶其知而用之者以何道而四岳之事

堯舜臯陶之事舜禹其事業之可傳者果何取歟夫君臣之際同心相須何者能信而久久而有成因考漢唐之所以失而形容今日之盛樂與諸君論之

答問

答劉史君所問

問孟子沒諸儒繼作何以謂軻死不得其傳至於本朝學士大夫衆而獨推濂溪先生是又何也竊謂道無存亡傳有得失孟子論舜與跖之分原於善利蓋學之幾

微兆於此心善利一分源脉大異及其至也聖愚賢否判然殊歸孟軻氏之後諸儒多矣而學不純乎為善幾微之失與道背馳千載而下周濂溪續絶學而承前聖其立言行已及出而施之者皆慥慥誠一豈有一毫利心間之哉宜乎貫萬世如一日此心與孔孟無異脉也問非科舉無以仕進前輩皆從科舉中来今切切科舉之事乃覺於道不近如何而可竊謂科舉乃後世收人才之術為其以爵禄引天下故有心於科舉始於為利

纔有為利之心則凡學問皆志於利去道遠矣然自非
聖賢未有能特立流俗若中人之性則須上之人有以
風厲之俾不梏於為利則雖科舉之習心乎為善豈有
二道哉
問雍也敬簡可使南面不可及已自史記漢唐以下莫
不有循良之吏試舉一二人誰可以庶幾古人使知向
慕焉竊謂古者聖賢之學一主於敬此心純至無或間
斷初非小廉細謹之謂也其施於臨民綱維正大簡之

至也即此敬之推也二帝三王之君天下如是而已三代以還吏之循良者稍有志於民亦隨以見效然求如古聖賢敬簡之治難乎其全矣漢世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班孟堅謂其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待嚴而民從化髣髴有古人氣象今之君子盍先脩已以敬養成正大之德則施於有政其庶幾乎

問周先生起於營道胡先生父子學於南山張侍講講道長沙諸公亦識其妙處否竊嘗謂正學不傳人心陷

溺私欲橫流學者茫然無所用力三四君子直指人心以曉學者然後學者知本原用力之地反躬內省以明乎善誠敬純一性成道立此正學之根本也若夫過於好高無所據依其言似不可窮退省其私乃或大謬空談之弊也近世多有彼亦自謂得其妙處徒假以譁世無取焉耳

問仁仲與敬夫相告曰無所為而然者天理也諸君識其意否竊謂夫人一性之中天理具焉孟子謂盡心者

知性知性則知天人欲消亡私意不萌則一真渾然流行大順此論語所謂絕四而中庸喜怒哀樂中和之本也

問人方病學者不志於道而志於科舉父兄師長亦言渠儂肯勤於科舉了此段事可以望其别脩學業然而懶惰者常多於義理懶矣於此又不勤其病安在竊謂後世學者不如古正以善利之分夫科舉之學何嘗非義理之學哉纔有心於為利則為科舉之學為義理之

學皆非道矣況科舉有得失而義理又非若世味之可
嗜彼無所得於中何適而不懶脩道之君子苟能正人
心使漸知為善之學因而導之如引水以行地中不舍
晝夜義理悅心自不能已又何懶之有
問脩舉業有不得之者脩學隨多少必得之於身於家
便有益也而人不肯脩為己之學既不肯脩乃反惡之
是何與人異情也竊謂孟子謂求在內求在外之理甚
明而人不知察物欲蔽其心爾

問人知貧可至於富賤可至於貴而不知小賢可至於大賢此路甚夷而民不由之使之由之亦有道乎竊謂求富貴而不知求為大賢此亦為利而不為善之病今欲使民由之其責在君子分别善利以身先之如箕子皇極之說皆信而有徵民豈有不可訓乎

問科舉是早年可為老時不必為矣乃若脩學則是貫窮通壯長一日不可不為者人而不學其如學何昏愚者不足與言敏者亦復不聽何也竊謂敏者多恃其才

後乃學者之累寧其昏愚未可鄙棄若教者能分别善利曉然諭之則無擇於敏於愚一明乎善知而好之好而樂之有不能已今切切然與之言科舉非道又曰修學非科舉之謂彼於善利未之曉然况以敏自恃者又何怪其不聽哉

問天下之本在農今為農者最困其優游以卒歳者必挾他術而後得之何道使農夫享其報而人樂於為農耶竊謂今農最賤最鄙世不復知貴之凡有才者去而

求利禄而其慧者去而為工為商而其窳惰姦悍者去而為緇黄為賊盜其甘心於耕稼而不易業者葢至樸鈍無能之人耳終歲勤動不免饑寒上之人且不之恤凡百征斂何物不取之農又有並緣為姦利以困之者則至鄙賤而無以自庇者莫農若也今欲稍寛田農當節儉以先之苟不廹於用則賦斂可出於中正無横征以病之則財力漸可有餘然後奨其勤力而懲其游惰則先王務農之政漸可復矣

問在官之日久怠廢甚矣欲從諸君求助焉事之當舉
行者弊之當革去者亦有心非不善而事尤不允合條
理者或言其一或言其二皆可竊謂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勝心横生乃或偏蔽一日克已天下歸仁舉事革弊
循乎至善雖天下可優為之況於一郡哉
問山川佳處經史左右室廬雅潔竹樹扶踈便合心意
幽情絶塵俗之累則造於義理漸可變氣質成士君子
之罷此良貴也不久於其道則不得試為廣之竊謂因

物以自發亦學者進脩一助然須源深本固不自喪其良貴此非專於恃外也茍為不然則外雖以絶塵俗之累中實炎坐馳之想義理何有哉

問董仲舒毛萇揚雄諸葛武侯王通韓退之前哲謂有儒者之風試各為之題品庶幾識其好處於己有益也竊謂仲舒之不欺其君毛萇之篤守所學揚雄之不茍榮進武侯之可以託孤王通之憂世韓愈之衛道皆非有所利而為之臯益伊周踐履誠實不茍言論無儒者

之名而有其實諸子殆其徒歟若夫言語文字則不足以觀之

問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能求者則中理矣初何以言逆言遜若以為逆已遜已則求之已晚功亦淺矣竊謂伊尹為太甲言以其初不患於阿衡觀之則太甲但顧其心之逆遜未知求之也誠令求之乃太甲悔過之良藥人固有以己之心志為主自以為是於言之遜者則悅之而不加繹而其逆者輒怫然

不平而又有甚焉夫奚暇求之蓋雖君子有時乎不免
然則求之之功殆未可以淺論也若夫虛已自克以來
天下之善如堯舜嘉言罔攸伏而猶稽於衆舍已從人
此聖人之盛德也
問為善乃天性君子真知學之美身而嗜之有不能自
已者矣徒知可欲而未能有諸已是名為脩學實未能
進於為學之地也於已何益人見其肺肝豈足欺之哉
勉之當如何竊謂善與性俱生度民去之君子存之惟

能有諸已然後有進德之地此最學者親切工夫行著習察充而上之以進於聖賢可也彼不能反躬去之不顧猶欲借名以揜其非真自欺耳然猶有愧心焉誠能憂其不如憤悱啟發則困而學之成功一也

問荀卿謂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其中間工夫次第必有可言者竊謂仲尼志學從心之序孟子可欲不可知之積條理甚明若其所以學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也

問自周公相成王是為真儒其後儒而得政但有公孫弘韋玄成匡衡此後以儒得政者幾何人其功業何如往往非以儒名而相其君以賢相稱則有之矣此何故也竊謂古無儒名何論真假但是幼學壯行皆分內事不以諱世取名其所謂學亦非但言語文字間夫子誨弟子入則孝一章可見此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自後世以儒自名蓋非古矣況其所謂學止於言語文字非果有踐修之實也宜乎賢相之稱不必以儒名

者吾徒當自勉於其實耳
問陳恒逆天孔子請討之其後人篡齊左丘明司馬遷方以為舜之百世獲祀季孫氏專魯仲弓且為之宰魏文侯分晉子夏為之師梁氏何所受命而稱王孟子臣焉勢能動人儒者為之動耶竊謂聖人扶植人極綱維名教為萬世宗主如請討陳恒欲正名於衛論旅於泰山謂魯之郊禘非古之類可以槩見至如欲應佛肸之召答陳司敗昭公之問雖季氏及諸國彊大夫問政皆

隨而應之其意亦惓惓於世道如仲弓子夏孟子亦是意也左氏司馬遷之言非聖人之意聖人豈私於世祀而廢天下之正哉

問秦昭王欺楚懷王邀之會而執之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國人皆憐之如悲親戚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陳勝項羽皆以楚而誅秦終之沛公用義帝之遺而降子嬰霸上滅秦社稷人心葢如此然考之世家懷王卒於秦頃襄王之三年也四年楚受秦粟七年迎婦於秦

何國君之情與國人異耶竊謂秦始以詐力取六國而其得志去先王之道殘賊其民乃負大罪於天下故天下共起而亡之然猶用楚人首事蓋六國時楚無大得罪於民又最受欺於秦以至於國滅國人憐其君之爲秦欺而取其國也故怨秦最深然懷王之後嗣楚國者甘於聽命而不復有報復之志彼徒見智力之不逮而不爲句踐之謀終亦爲俘擄而已惜哉

問禱祠用道釋朝有制度所不能違州郡非有朝命而

自用之輒用之於正廳前輩有言此事非人臣可專況
螺鈸𦾔樂民間久施於喪葬姑用之寺觀亦無害否竊
謂禱祀之事古人亦不廢平時誠意正心舉措事業心
純乎天理設有非常引咎自責未嘗萌罪歲之念故禱
祀之際壇壝必嚴玉幣必正祝史必信如其內心非曰
文具後世矯偽日滋禮典又闕道釋之說乃乘其私畏
慕之情其來久矣朝廷為之制度防其過甚懼左道非
望之私或出其中未必於寺觀廨宇有所擇也若𦾔樂

蕃俗自不當用於儒家於寺觀何有誠能反經以正莫先於復禮莫大於修政此所望於扶世長民之君子也

銘

座右銘

責己如責人則明處人如處己則通心一而公儉於欲則貞儉於用則足自身而家惟儉伊福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吾儕小人宜鑿斯文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深長爾思庶無尤悔

仰胡以事俯胡以育惟順惟均斯之謂足

有弗孚於人盍反諸吾身稟其勿欺行胡越兮比隣

硯銘

余日與子從事而子有君子之德四曰靜也一也堅且不渝也有德如是可銘也

假泉以濡假墨以捈假毫以摹假楮以敷伊我何事端乎其居彼各自効以能樂輸靜以役動一以應殊磨而且堅濕而靡渝其有以也夫

跋

為長兄跋張帥益陽夾道松杉詩

聞之詩於感人為尤近古之人美教化移風俗每效於詩自甘棠之詩作而召伯之教與勿翦之木著乎斯人之心是以化易行而俗易善今是邑夾道之木古矣邑人本諸忠定張公然以其材也幾不免於斤斧幸而存者以忠定故猶甘棠之愛也荆州張公則詩以實之無媿辭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其將大有補於教化風

俗則是詩之義也既荆州以詩屬某因永其傳於石而
書其義於下方庶廣其意云

跋彭監瑞麟集

瑞麟先生遺文某舊嘗得而讀之惜其不幸僅踰中年
而没弗究其所底然先生大節雖微斯文固顯於世况
有如是之文哉學乎其文充乎其節非獨先生嗣世之
望抑於吾黨有望焉後先生若干嵗淳熙己酉正月望
庚某謹序

題魏公祭式後

右魏公家祭式項紹興乙亥先君得之於臨安手抄成帙蓋嘗參以家宜舉行之先君乾道庚寅不幸即世時先兄同某奉慈親以先君之喪歸葬耒陽別業因廬墓下凡家藏文字多不暇將留之郡所居不時檢按遂為鼠齧敗逸每一省念追惟先君手澤嗣子不能保秘負莫大之罪思欲訪求善本傳錄尚續先志歲久未獲淳熙乙巳某官巴丘傚李氏東齋以居因與李君叔罷游

叔罷好古篤學其先世皆名士藏書甚富一日語及家
祭往往相扱云亦參用韓說其書具存時匆匆未果請
無幾何某以親疾匄便養得請而歸乃移書抵叔罷得
此本始復傳録以永其藏夫禮行於斯人日用之間凡
順而有序者皆是物也孝弟節文之實君子斯須盡心
焉則文為之末是亦不可不講此先君之志也旣訖書
因述其始末識以先君之志自警云

省齋集卷十

宋 廖行之 撰

哀詞

田縣尉悲風詞臨安道中作

風蕭蕭兮吹我衣念故人兮我心孔悲飛霞為襜兮彩雲為旂胡徘徊兮来江之湄風蕭蕭兮吹我裳念故人兮我心孔傷星辰為珮兮明月為璫胡襄羊兮来山之陽来山高高兮来水清清高者君之氣兮清為君之神

君挾此以生兮不隘以大胡皎以明兮忽湮以曖堂有
老兮室有稺能不抱孫兮樂親以戲子如不暇恤兮親
寧忍忘孰奪之去兮不少翱翔大江之南兮淛江之東
昔與君兮笑言相從想丹旐兮埋圭玉於土中千里泣
然兮余獨感此悲風

祭文

祭江西宋漕文

嗚呼公之盛德根於天資醇雅篤厚寬和靖夷入簉漢

庭允清且直出將使指南國是式其在天下善類屬心而於湘人惠顧尤深昔焉奔趨有進無退公禮佚遺誠意下逮昔焉遐陋士寡見聞公培根原富之典墳至出私緡以千萬計教育諸生如訓子弟既建之師為良範模且請於朝錫田孔腴風厲一時成就亦至廣之四方招徠其類自公移節湘人去思丞其具瞻以福華夷日問起居洽於聞聽胡為條焉厥此不令嗚呼哀哉仲春之杪猶拜公書銀鉤粲耀恩意勤渠況復留心於石鼓

士齋賜百金以佐廩餼方幸湘人蒙澤無窮天乎不仁降此鞠凶訃音之來聞者驚悸雨泣風悲興歎殄瘁自江而蜀丹旐日西百舍而遥奔走莫隨哭公皇皇競走蕭寺主公鄉僧為位以祭斯人存亡係世戚休知與不知皆為涕流獨兹湘人感動不已萬里東風聞此哀誄

遣祭江西宋漕文

嗚呼噫嘻天禍善類哀哉鞠凶哲人隕墜哲人誰居成都之英粤繇文翁世有聞人匪卿則雲太息用寡於皇

熙朝獨盛儒雅范蘇而來踵武如公表裏純一事業昭
融其在朝行靖共正直其在四方吏治之式公如和氣
隨用時宜云胡湘人勿替永思人斯明刑公導之德尊
禮耆明起之遺佚大興黌校風以詩書不寧貲費思意
勤渠凡湘之人惠澤斯厚矧是鰥生得所未有睠焉兒
曹俎豆諸生公有大造人皆歆榮自湘而吳溪公益大
推其所為得不咸賴于何不淑殄瘁興嗟仁而弗壽天
乎命耶嗚呼哀哉文翁之風于公復見匪旣其文實可

兼善嗟公之藴百纔一施今其亡矣范蘇而誰匪公獨亡斯世之慼湘人皇皇啜嗟何及耿耿芻奠道阻神馳雨淚東風岷峨之悲

祭鄭知録景先文

嗚呼海嶽之靈挺生俊異衡山之陽朱陵福地秀氣所鍾是為人瑞我來寓鄉首識昆季唯公白眉體性純懿入孝出悌居仁由義三挹鄉書終於拔萃父子連科光榮黨遂德行昭明宜在高位寘彼周行為禮樂器戲彩

腰金五福全偹云何不淑訃音忽至聞問驚怛無從涕淚天高難諶胡不慭遺垂白慈母何心親襚伊予無狀不我遐棄零丁薄宦方私仁庇令而永訣惘然心痒有子肯堂端足繼志克昌厥後雲來繁熾千里望風慟而誰為長歌之哀言不盡意唯公英明歆此薄饎

祭鄧彥霄文

嗚呼彥霄學十年而仕仕十年而達方華秩兮階升乃逆旅兮奄没葢歸殯兮三載今卜云其窀穸愴慈母兮

耄年而諸孤之不立將獨倚其仲兄而彥霄已矣不可作矣哀哉然彥霄有兄孝友自植娛親亢宗益昌其閥諸郎刻意詩書之業朋友之望亦少塞矣某與聞啓殯塟期有日痛彥霄之不可復見也相與寓哀於一奠而訣嗚呼哀哉

嗚呼彥霄乃止於是耶彼以數言謂天則爾其壽其促祇繫乎此賢不必永惡或後死嗚呼斯數之說果天理耶將賢之生偶然而非天意耶抑天惟不壽於賢而靳

斯美耶其亦忌夫聰雋秀哲多耗造物之英氣故嗇其
齒耶生賢而弗夀則亦弗生而已嗚呼哀哉彥霄以力
學取賢科以長材基膴仕文采之英政術之懿蓋人難
於兩全而彥霄從容有餘地始簿領於舂陵則攝邑而
宜只暨再轉而為丞廪令名今日起竦諸公之迎致紛
盤錯而歷試蓋刃往而牛解無肢經於肯綮宜薦墨之
上聞謂一路人材之偉也嗚呼輕車夷途青雲萬里胡
為一旦軸折輪柅顏方盛年百未一矢人之云亡興嘆

殄瘁而況其家顧未及祉茲士林之惋嗟而難兄盡痡也嗚呼此猶其小者耳彼八十之慈親尤屬心於季子蓋倚門其禜歸乃聞訃兮横涕奪母子之至歡則禍之慘烈莫斯擬也嗚呼豈天理之當然顧不仁於善類耶某等平生志同誼等兄弟啜臨喪兮慟哀渺天問兮不可以撰徒寫情於斯言尚精英兮来暨嗚呼哀哉

祭劉宣教文

惟靈蚤中鄉選晚登科名學以苦就仕則未伸於朋友

有信於親族有情高誼大志樂善教人惟予與公情意交深少年為友中年為姻以妙理教我予以至言悅我心思從遊之至久俄生死之乃分悲公之身有禄而不得終養其母念公之子有禄而不能致養其親何吉士而悖五福之康寧也耶清酌既奠庶羞既陳再拜流涕靈其是歆

祭王宣教文

惟公抱負正學襟期古人詞源倒峽搖筆生春桂籍俯

拾拔足囂塵仕不苟進志在養親蘊其所受屈而未伸謂宜濶步行涉要津胡為一疾遽損其真嗚呼哀哉修短固有定而公之數才踰知命之年死生固無憾而公之堂且有垂白之老顧天道之難測而公去之何早嗚呼哀哉恨切九泉痛極終天逝水不返遺言是編惟公之後有子曰賢當益大乎公之門而公於此復何憾焉某也夙通閥閱復締姻聯方蔦倚之是託何哲人之遽仙嗚呼哀哉有酒且旨有俎登筵寫哀一酹殞涕潸然

公其来歸鑒此拳拳

祭范學諭文

竊惟名門冠於衡陽昆弟文譽父子巍科鄉邦所難曾無一憾惟堂前之萱草方榮老萊之斑衣遽杳噫天上之白玉樓成乎地下之修文郎缺乎栩然蝴蝶成莊周之夢乎不欲封侯甘赤松之游乎嗚呼哀哉

祭羅宣教文

惟靈生稟淑質心潛典墳躐取高第聲教日聞賢推令

子明而有文題名鴈塔聯芳繼芬慈闈親養定省晨昏躬盡孝敬師模縉紳慶裔赫奕將大其門宜躋膴仕致身青雲顧我綿薄獲締婚姻猥奉談麈情深意勤相去晨夕阻以重闉豈意微疢死生遽分嗚呼哀哉德行孝友孰能似君文章鄙識孰能與倫貴富老壽謂底無垠天胡嗇之有異我云拊棺為痛怨莫吐吞捧觴跪奠涕淚沾巾

原跋十七首

戴氏一經有成篇見之荀卿子與夫賈誼新書者至今並行人莫之辯六籍尚爾況近世儒先纂述重見疊出名氏差舛無惟也數總角於侍旁聞省齋名嗌老人庚子上春甲辰太學旨與之觧后行都相得驩甚歸而備言之嘉定巳巳春敷分教古沔而老人猶需次干越簿得迎侍而來適省齋令子為小倅一見叙世契求其遺編讀之至駢四儷六遽驚嘆以嘗載之周益公表啓中

質諸小倅且稱其先君子昔侍親官沅陵隨兄仕湞陽以箋翰供子弟職既登第尉巴陵形之尺牘履歷可見逮寺簿劉公守衡陽諉以圖志手澤具存方其時益公已登政府豈容遠涉熊湘俯從朱墨事也此焉可誣竊惟益公亦嘗名齋以省豈書市之不審耶抑故託之以售其書耶又豈料刋之家塾而不可紊如是乎即所聞而識之契家姪廸功郎漢陽軍軍學教授潛敷敬書

淳熙辛丑春余待試南宮始識廖天民於臨安客舍後

五年余爲巴陵簿天民實領尉曹簿與尉官相近寅夕相與商確職事之餘觴詠追隨之樂殆月無虛旬也久之天民以侍養棄其官余嘗三致書道挽留之意天民勇於歸余悵然自失後二年天民有子登進士第與舍弟應龍爲同年生亦嘗寓書交相賀也後二年余外移衡陽丞心獨喜自念他日造官下天民儻猶里居當追講舊遊也辛亥之秋余就簿宦期孥舟至蒸江則天民之亡既除喪矣訪舊驚呼之念實切於余心猶幸其子

之賢崇篤世契交情久彌厚也天民自少力學五舉而後妝科於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義理之奥於文無所不工而尤長於吟詠之適令所謂省齋文集者葢天民既殁之後其子所裒次者如此若其平生棄稾散漫不存者又不知其幾也余與天民厚不待誦其書而已熟其為人未識天民者儻閱是編亦可以想象其風采矣甲寅孟春因假其集至官舍莊誦數過敬書此以歸之

是月晦臨江郭應祥書

天民廖氏爲衡士之望蚤歲以文稱謂功名可期許比
收一第已恨其晚官不滿能竟抱志以沒噫積者多施
者不遐自古文人志士局於命而不獲騁者類如此余
於天民益重歎也余初未識天民往歲均父弟官潭之
益陽天民伯氏實同僚友相得驩甚别去音驛數相聞
也余家臨川當湖廣衡道天民伯仲間歲遊上都以余
弟之素也約齋寄徑必過吾廬因得滿慰疇昔及是覊
官於衡天民已隔世訪舊悼亡不可爲懷乃令於其子

益仲得遺文而讀之又為之盡然以悲益仲以文字發身能世其科方發軔乎榮塗朝天津暮西極葢未易量也所謂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乎敬書數語疥於卷末

慶元初禩立夏臨川孫次康書

省齋先生學粹文麗名聲振荆楚南金頃嘗邂逅仝赴南宮固親炙其一二矣今又與賢嗣益仲同官酉陽一日出示省齋文集十卷斂衽敬誦如遊荆山而獲珠璧爛然心目其所得豈易量耶然高文大冊世儒或能之

至於擬對廷策忠慨梗梗條晝數劄惟恐為斯人盡其
尊主愛人之心視古亡愧使天假之年展盡底緼則陸
宣公數十百篇仁義之炳炳者又何遜益仲示教之時
南金將行矣惜不及傳録異時板行四方市以為矜式
當不在衆人後慶元四年七月朔酉陽冷官丁南金謹
書
嘗聞晉人孫綽天台賦成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
當作金石聲范每誦至佳句輙云應是我輩語以是觀

之則昔賢傳詠之際其文識趣向皆自標致何其俊邁
不羣也此來乘障辰陽方瘁朱墨於垂滿之日適秋卿
出示其先正所作省齋文集用是肅容亟秉公暇敬味
辭藻覩奥弘義甚若列錦繡陳珠璣於燕几之上粲然
悅目使人顧接為之不暇及惜乎寛閑之意已切徒慕
三餘不能久於篇籍之囿秪益嘆美而已慶元四年歲
次戊午仲秋二十有八日荆谿慕容綍書
余假守辰溪自京口泝江西上至鄂渚由岳陽過武陵

所見士大夫往往道秋官廖益仲之賢洎抵郡有青衫
槐簡氣和而貌粹表於稠人中雖未接詞望而知其為
益仲矣他日獲觀其文考其行事皆傑出流輩余心敬
焉因間携示先府君省齋文集學問該博議論醇正可
以想見其為人讀之聳然生敬然後知益仲之賢蓋家
傳有自云慶元五年七月朔勇陽王萬全書於郡齋
廖氏之先有嘗再通守於辰者考之名記亦既三十有三
載予適踵其官聞之故老爛漫稱賢凡所為政令猶可

紀此心為之起敬今春益仲來主理院乃其親孫妙齡
掇世科遭家多難歲一紀始得仕才隨事見卓卓有立
不肯効世俗軟媚態篇翰奇作直緒餘耳同僚於茲忽
忽數月暇日因出示先公省齋文集莊誦連朝僅能終
卷其文章益自成一家至於議論閎深著明尤切世務
為親辭位雖弗克究見於用而立言垂訓亦足以貽厥
後人益仲其然豈無所自耶嗚呼通守發而為政省齋
斂而為書傳之益仲其源一出於學誠所謂世濟其美

令而後知廖氏之傳未泯也喜而為之書慶元五年季
秋上澣昭武葉謙之書於吏隱官舍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鶩兄則以傴迫親則已矣父子之
愛隆也萬金之家一旦惡息暱稺隳其貲於歲月之間
或曰數也而君子則病其視子之不類也遺經遺金數
苟不幸不失為貧而賢苟幸而與其用也滋遠矣君子
之學也飫於所聞而發揮於文章詩歌之懽怨論議之
明邃擇配睽異而四六之陳事達意而牋論之識人之

美而銘之道鬼神梵籙之情而疏之襃言類法以詳古人之業志時明誼以記有造之緒文之體至多也葩芬錦爛日炫雲移制幅以為程融性以盡神味他人之文猶為鼓盪激切劌其先人之手澤耶廖益仲合其先君子之文為十卷衡之高湘之清蓄泄有所自益五十而始仕仕數月親疾而歸益仲決科之日尚無恙劉公清之嘗薦之公朝所薦三人逸民招而仕者英起而仕獨沉弗耀命也嗟夫為人子者思親之心欲繫於無窮令

雄編大帙傳其親之所言文於世爲人蔡範遠追韓柳之聲近配蘇黄晁張之跡昔沉弗耀而垂日月於無窮益仲之念亦庶幾乎有所託矣君子讀其文而有感於此父子之道有助於斯世是關教化之盛衰故表而出之慶元戊子十有一月既望豐城孟程跋

省齋之兄頃尉益陽洵實爲簿同時因知省齋令其子謙益仲爲辰理官洵適丞郡亦相先後至考廳壁記則其先二大夫又嘗官於前洵幸甚於其家數託雅契不

薄所識所知非以行著即以文鳴廖氏世多才子矣而及其既没皆不得位顯要以大其所施人材陸沉州縣可勝計哉讀省齋遺文重為掩卷三歎因勉其子曰文行允宗其在益仲嘉泰命元中和節臨川孫洵書

文者行之實觀其文知其為人賢不肖於此有稽焉益𭛟諸中而彪諸外燦然有不可掩者是文也僕晚生不及拜省齋於床下隨親官辰陽與其子益仲遊間出遺文一編以示僕僕捧帙而問曰是固淳熙間部使者以

卓行薦者耶其辭以為先生第奉常初官為主書吏太夫人垂白在堂戀戀鄉土先生承顏順志奉板輿欣然以歸不復以仕進為念噫斯人也其文章從可知矣開卷跽讀果如僕言文中子有云君子哉思王也其文典以雅僕於先生亦云旹嘉泰初元二月望日九江王遇謹䟦

邁嘗曰以仕宦世其家易以文章世其家難貂蟬七葉盈床象笏此世禄之尤盛者而天下未嘗無其人至於

詩書事業克守其緒使先人之遺風不墜於數十百年之後者葢絶無而僅有也嗟夫彼何為乎易此何為乎難耶毋亦利禄者衆人之所樂趨而文章者世胄之所不暇為乎省齋先生以詩文知名湖南而其子益仲復能辛苦卓立以承其志益仲與邁遊乆矣常時一觴一詠見其純深典雅宛然省齋之遺緒可謂能以文章世其家者而今而後吾知省齋之名益不泯矣故喜書之

王邁浩翁跋

始予識省齋之兄長民於長沙城中既又識省齋之子
益仲於長沙學中雖未識省齋而奏名禮部實與之聯
名後三年遂與益仲同受勑於集英殿下今省齋亡矣
卒不及識矣讀其遺文其孝友靜退尚可以想見其彷
彿云耳益仲方以文章政事大其家昌其身以顯其父
祖此書將傳之千百年則省齋豈終亡乎哉環澗王容
書
伏讀省齋秋夜讀書示兒詩有曰立身正要先忠孝力

學尤須造本原又曰要將禮義扶門户長把詩書訓子孫則知公於忠孝禮義得躬行之實而又發為文章皆本原於詩書身雖不用世子能克家宜也韓集符讀書城南一篇切切然公與相之喻以潭潭府居為夸學者於此當知所擇矣巨埜李詵謹題於湖北漕治宣風堂

余嘗謂意到成詩理到成文省齋廖君之詩之文迺所謂意理到而成者非無用之空言也前年冬假守於兹講聞廖君文行之高為前太守劉子澄所知薦之於朝

而人已亡有年矣一日其令子謙益仲出示文集一編退食之暇玩味之餘如見其人天不假之年不見之用惜哉邵武黃瀚書於蒸湘郡齋

同年兄廖益仲以其先公省齋先生文集屬貺伯瑛為之三復三嘆曰此之謂不朽先生之謂也國人皆曰幸哉有子捨益仲吾誰與歸三衢蔣伯瑛敬題

昔司馬談之文遷實發之班彪之文固實發之二公光燄照映千古以其有子也益仲篤學有大志其文竊班

馬之門於是省齋可以不朽矣益仲與僕為同僚知之審故期之遠永嘉陳元粹敬題

衡湘間士之服膺儒業者世率為拙學然見於行事往往能行其所知異乎浮華博習之徒行不顧言廖君天民其尤章章傑出者君覃思研精於六藝百家之書不苟務辨博期可行於當世位未通顯嘉猷無自而告惠澤弗加於民平生志氣姑寓之於鏗鏘之文當知君之所長不獨工於文辭而已子謙裒君遺藁類為成書人

謂繼世以取科第為能亢宗予以為若是者世多有之若夫標白其先之文發揚其素志俾表表於時傳諸不朽則可謂廖氏有子矣淮與君同志以道義交年長於淮常以兄事焉見君之文為之永歎謹以是書其後友弟王淮謹書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省齋集

附録

宋故寧鄉主簿廖公行狀

曽祖世修故任左朝請大夫曽祖妣贈恭人文氏祖師錫故任右廸功郎贈右朝散郎祖妣贈安人羅氏父知彰故任右朝散郎通判荆南府母曹氏封太恭人公諱行之字天民上世為劍津人九世祖當五季擾攘遷

來南家於衡陽子孫蕃衍至朝議公以儒術登膴仕遂為名族郡丞生二子長曰攸之終於郢州防禦推官公其季也公自幼與其兄競爽讀書如成誦他生所習一聽輙記之郡丞訓誨嚴甚公資賦警抜不待程督郡丞亦深器之少長即有操履侍官沅陵師學官括蒼田公謂遂大放厥辭丁郡丞憂喪祭循禮唯謹既除祥即以外務付族兄杜門力學夙夜不怠公文思雄邁機軸傑出不甘寄人籬下規模簡古深汲藴奥或者莫能游其

藩則冀其少貶焉公曰縱不足垂世將必有不以是罪我者故嶄嶄頭角在場屋中卒遇知音登淳熙甲辰進士第拜廸功郎調岳州巴陵尉公自知書固已喜言天下事考古驗今必極根柢且曉析民情利病嘗恐不得行其志及是涖官慨然以不負所學自任孜孜奉公有非便宜於民而利害深繫於國者明辨其故不以下位蓄縮噤默公儀觀軒豁氣貌温粹與人若無不可及抗顏議論至有所守雖上官不能奪也紹興經界湖北未

及行税籍壊亡漫不可考豪右占田往往以畝數十加一侵漁单弱故田訟最多莫能稽決其疆理紛錯至兩邑互争而無所適從者公以為弓量之法固不可驟舉今若因原佃者倣經界法丘計畝度而後給馬豈惟杜昬誣之患又因以漸補税籍之闕至如訟田之家率推以此徐俟歳月可使賦役均而民訟息乾道間民有訴田不實而沒入其穀者縣俾當都與附近二都之人運貯尉司以備綱馬支遣其後歳歳承前數斂三都以取足

又部使者之循行守令貳長之迎送與夫勸耕出郊之舉次舍宿頓凡百供張州縣移文責巡尉以如法排辦為言為巡尉者分勤者保寂輯金穀歲至再三當道尤被其苦君力言其弊皆白罷之復計綱馬經由歲費穀多不過七十斛請截馬芻錢五十緡專一委官收糴在漕計未為朘削而所利甚溥使者從之於是民情忻悅當路寖知公為可用矣巴陵尉舊無公守公劄俸市官舍以創始邑人讙告爭出力以成其事先是公登第之

年防推兄不幸公既有所授而後聞訃公之兄弟天性
純孝奉太恭人曲盡人子之道歡欣憂慼一視太恭人
喜慍故其出入必更迭在左右公聞兄之喪既痛失手
足之助又慮親老之悲傷難以遠侍板輿也悔擇官非
近地會巴陵闕尉既久省符交下郡牒亦狎至公單騎
之官閱四月子姝始奉太恭人來抵湘陰太恭人感疾
公曰親老多病是可戀微官時乎徑乞侍養以歸士大
夫聞其風而高之至有力薦於朝者公平生無他嗜好

娛繹之暇惟肆耕獵於詩書尤愛玩班史勉子姪以學
問俾從賢師傅日課月程或自命題著述以繼史之郡
首臨江劉公清之雅意教化慨歎是邦圖志之闕拉公
預纂修研究歷代廢置上下數千百年綜理不亂專以
芟翦誣誕為先郡月以萬錢致朱墨之費公曰誘我肆
業博古又敢圖利耶卻之而不可公即寘之洎終編合
六萬乃悉以繕治頖宮石鼓舊有書院金華潘公時持
憲湖南始復營創成都宋公若水繼終其事歲在丙午

書院成永嘉戴公溪實為山長遴選生員公之子謙首以文魁多士是秋與推官之子豐偕獻賢書而謙遂題名鴈塔四年之間父子相繼登科鄉里榮之益知公之家法有原而種學之工也士之遊其門者愈無虛日公竭誠致敬與之款洽於文字間無一不當其意族姻子壻之在其列者舉彬彬如也慶壽覃恩轉修職郎以告滿願丐祠禄以便子職而在格無初任請祠之法乃注潭州寧鄉縣主簿猶以為地遠聞衡山監當年闕相若

冀得更換以快迎侍不幸得疾以終實淳熙己酉三月
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三聞者無不傷之昔郡丞律
身以禮治家以嚴自奉不奢侈處事不苟且故公審思
而審行綽有父風至於煥發其美則日大以肆人之有
善若己有之有不善愀然欲其改之有憂患急難者力
可維持不憚也事寡嫂撫諸孫中外無間言親姻無戚
疏必盡其情義所當為尤樂任其事公之再從弟生數
歲而孤公與推官兄左右提携之經理其家整整有法

及長教導不倦舅氏捐館於臨安子幼道遠不能扶護公亟辦貲請行奉輤幃以歸葬又盡力以禦其侮傾囷以振其乏田里之間犯而不校誨子弟以訟為戒與朋友處責善無隱邂逅相過雖觴酒豆肉未嘗不論文賦詩抵掌笑譚劇歡而罷至其事親之際於承顏順志蓋世未見其比病既革戒其子善事尊長處事宜和緩猶慮其親聞之蓋公了然於生死獨以貽親之憂為憾而已嗚呼可悲矣夫娶蔣氏有賢行先九年卒子男二人

長即謙也廸功郎全州清湘縣主簿次隨甫三歲女五
人長適邯鄲劉令次適開封王煥卿次適廬陵劉瓚次
適開封向公顗幼在室孫男二人麟孫酉孫先是將孺
人葬於耒陽縣鰲山鄉金谷里明月峯之原諸孫追念
治命將是年十月十八日奉公之喪祔焉奇既忝交游
又在親黨知公為詳謹掇其行實告諸名世之君子庶
幾立言以圖不朽陽翟田奇狀

宋故寧鄉主簿廖公墓記

公諱行之字天民上世延平人自九世祖徙居衡陽子孫蕃衍遂為著姓曾王父皇任左朝請大夫贈左朝議大夫諱世修王父皇任右廸功郎贈右朝散郎諱師錫父皇任右朝散郎通判荆南軍府事諱知彰母太恭人曹氏公以丁巳七月初四日生淳熙甲辰登進士第拜廸功郎為岳州巴陵縣尉到官數月迎親於湘陰會疾作徑情侍養以歸丙午慶壽覃霈遷修職郎明年祈祠禄以便子養銓曹按格不許乃授潭州寧鄉縣主簿以

已酉三月二十三日考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三娶蔣氏先九年卒二男長曰謙廸功郎全州清湘縣主簿丁未年進士也次曰隨甫三歲五女長適邯鄲劉令次適開封王煥卿次適廬陵劉瓚次適開封向公顗幼在室息婦劉氏孫男二人麟孫酉孫先是蔣恭人葬於耒陽縣鰲山鄉金谷里明月嶺之原諸孤卜以是年十月十八日祔焉蓋用公之治命於是陽翟田奇書而納諸壙謹記

宋故寧鄉主簿廖公修職墓誌銘

公諱行之字天民其先劍津人五季之亂徙家衡陽世有隱德元豐乙丑曾大父世修始以儒學擢乙科仕至左朝請大夫大夫生師錫任右廸功郎廸功生知彰任右朝散郎通判荆南府位不滿罷以殁荆南生二子天民其季也自大夫起家垂百年而天民復踐世科又三年而天民之子謙繼踵聯榮入拜堂下於是父子挺然以文藝振大厥宗鄉里榮之衡之言世家者著姓莫先焉淳熙己酉三月甲寅天民得病一夕卒既窆穸謙以

書來告曰謙罪大幸得一官未及養而巨釁臨之不即死者先君墓隧之銘未刻死且不瞑知先君莫如子敢以請嗚呼予頃銘荆南今又銘天民尚忍言哉天民少穎異銳於學與兄長民侍父官沅陵嘗從郡文學括蒼田謂肄業盡得其閫奧關鍵益酣思經史涉流泝源厚培其基每議論旁引曲取若務為浩博不可窮詰至其旨歸必極根柢聽者人人意得而去中淳熙甲辰第拜廸功郎岳州巴陵縣尉尤喜論天下事不肯為書生空

言湖北蹂於敵創殘尤甚兵休方誘民復於農經界法未及講稅籍漫漶不可訾省豪宗大姓跨有阡陌歲久弊益積疆理肴亂爭訟紛起吏多不能決公曰徒知咎往而無以止來者百年猶今日也若定丘計畝度之法因其來佃者而簿正之訟田之家凖是取則少須數月稅可補役可均訟可省矣衆多其議乾道間民有訴田不實而沒入其穀者縣俾里民運貯尉司以給綱馬其後歲仍責其入公曰綱馬所費歲不過用穀七十斛留

馬芻之征五萬可辦何至擾民如此力請於主計者從之故事部使者行縣守令到罷與凡勸耕出郊次舍供張悉倚辦巡尉裒取者保旁緣百出人尤厭苦公皆白罷之人情翕然尉故無公廨公割俸市官閒屋為之衆歡趨爭出力相其成由是當路者浸知公可用到官纔數月會太夫人來就養半道感疾公趨迎歎曰親年已高可戀微官時乎徑投檄丐侍養歸以慶壽覃恩遷修職郎告滿願就祠禄便養銓曹格以法乃注潭州寧鄉

主簿非公意也自荆南亡恙時持家法素嚴歲時享燕
子姪甥壻拱立侍側奉匜洗爵闔闔無怠容荆南殁公
兄弟守業不敢少墜事太夫人承候顔色益加孝謹時
其燥濕喜怒而致曲順適之有不懌雖甚遽不敢去左
右兄殁太夫人悲傷甚公奉寡嫂拊諸孫尤盡其情惟
恐一毫傷太夫人意聯睦姻族無疎戚大小皆極其惻
怛忠愛再從弟生數歲而孤公與伯氏教育成就終始
不倦毋舅調官卒於逆旅子幼弱不能舉喪公亟辦資

請行歸葬又經紀其家事晚於學問抑浮就實沉浸醲
郁涖官居家皆有可紀雖其天資開敏琢磨之功至矣
郡守劉公清之少推可聞公文行稱於鄉里與寓客王
鎮劉德老俱薦於朝朝論欲以郡博士處公會朝堂無
識公者議遂寢然公聲名益著清之欲補圖志之闕公
首為規創凡例網羅遺佚上下千載糾剔妄謬參覈異
同厥功為多書甫就而公歿享年五十有三公儀觀軒
豁抵掌譚笑一坐盡傾而區理細務曲折精密事上官

抗顔論事不肯少屈至處親黨閒孝友循循色夷詞順
病革戒其子以善事尊長處事宜和緩猶懼其親聞之
其於强學力行駸駸嚮於成而天不予年嗚呼可悲也
巳娶蔣氏有賢行先九年卒子男二人謙廸功郎全州
清湘縣主簿次隨甫三歳女五人邯鄲劉令開封王煥
卿廬陵劉瓚河內向公顗其壻也幼在室孫男二人麟
孫酉孫以是歳十月甲辰葬於耒陽縣鰲山金谷鄉明
月峯之原蓋用公治命云銘曰殖之勤勤自柢而榲既

堅既良而毀其成棄仕歸養以求其志胡寧忍予志亦
不遂或予或抑繄孰使之厪身豐后爾嗣爾貽耒江之
濆明月之嶺百世同藏式永厥慶

謄録監生臣嵇承犀
謄録監生臣吴壽康